

“灯火”和“无边”是本书两篇文章的题目。灯火是温暖的现实，无边是漂泊的深情。对我而言，从村庄出生到县城定居及至游历都市，灯火可能比头顶的星空更为恒常，它们相互联系又彼此交融，从而成为没有边际的存在。一名写作者只有游走于现实的灯火与虚空的无边之中，可能才会获得更多抵抗庸常的力量。

二〇二三年春夏间，我北上鲁院学习三个月，课余时间写成“大地的角落”系列散文。这次书写很有意味，我是从平面铺陈的村庄写到了垂直生长的城市，是在他乡进行了一次关于原乡的文学沉思，也是在城乡融合的现实找寻着本源与边界。县城高邮以及像高邮一样的县城，无疑是我思考与书写的依据和重心。县城当然也是文学以外诸如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的重要现场——我不仅仅是在胆怯地抒情，更试图以深爱的名义去努力观察与阐释（有些也是自圆其说或者强词夺理）。这些稿子陆续发表后选了一半篇幅结集成此书，“城思”“望乡”“安身”三部分表达着我对城市生活的思虑、乡村生活的反观以及由农民成为市民的心绪变化。“在乡”“离乡”以及“他乡”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县城是村庄的他乡，都市是县城的他乡，深居城市后村庄也成为他乡，而未来和过往则是现在的他乡。

虽然我在城市生活已有些年头，但仍保留着父辈脾性里的鲁莽与急躁。生活中或者写作时有某种迫切感也不仅仅是“利诱”，一定程度上更是“威逼”。日常里威风的事物太多了：天空的飞机，地上的高铁，掌心的手机，这些都是快速、高效以及贪多求快的喻体。今天站在我的村庄南角墩，除了看到逼近的工厂，汽车、高铁也早就呼啸着来回经过。成片的土地已经被大户承包并由先进的机器所统治，某种程度上田地也已经成为工厂。一切再由不得我们空洞地抱守“悠然见南山”之念，但我们未必一定要“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一直纠缠于我的生活与书写之中。我想，一定有许多人都面临这

我们身在城乡之间的处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书写也依赖于眼下庞大而生动的现场。正因为这些事实，我们脚下的土地才可靠，我们也才可能在无边的城乡之间，为一片落叶、某条河流或者几朵闲云安心书写。

样的状况：总感觉现实里身不由己，而又乐在其中。每一个人可能只是时光里的一粒尘埃，但一定又是某种独特的存在，这也是我们今天依旧思考和写作以及被阅读与传播的意义所在。

我只要身在自己所居的城市不外出，便每天都要回到南角墩，虽然我作为一个离乡者早已成为事实。这并不是一种悲情的论调，或者说离乡者更大的悲情并不在于无奈“背井”，而在于大多数人如我是主动“离乡”。我觉得自己是一名逃离者。在面对田地的歉收与家庭的艰难时，我通过读书得偿所愿地逃离了南角墩，尽管日后我为她写过十多本书。我在记述、抒情或者议论的时候，从来不曾因为是衣胞之地而全选溢美之词。我每天回到南角墩，也并不是对城市的厌倦。今天，许多人身居城市，却谎称要回到农村。至少我觉得，已经习惯的城市生活是推翻不掉的，而农村也已经被各种现代化的手段所充斥。我每天回到村庄也引起了疑惑和警惕——有一次二婶拦住我的车子问：“你老子得什么重病了吗？”我说：“没有。”我并没有欺骗她，她却仍满脸疑惑地追问：“那你每天回来干什么？”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问句啊！我回答不了这个日常里产生的问题。既然我们已经离开村庄到达城市，那又要回来干什么？是为了年迈留守的父母、欣欣向荣的庄稼草木，抑或是看望流水和云朵？好像都是，又都不是。我们已然积累了许多城市生活的经验，其中部分由农村生活方式转变而来，可乡村的许多方法和想法已经成

为一种意境或修辞而不再完全实用。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城市也是一个大村庄？所以我不断地回村子里寻找证据，证明“乡土中国”这个词在村庄里强大的存在并在城市得到了良好的赓续。这是我近几年来对乡土书写的一些新的考虑和思路。我想要做的并非由此把过去封存起来不再提起，而是让自己的书写不再仅仅总是貌似悲情地回望——即便是无法回避去书写的过去，也是为了印证眼下和日后。这是一种态度，也应该成为一种办法。

从纯粹的书写乡土到近年趋向于城乡书写，我有自己的一些来源于实践的念头，也曾几次撰文表达对乡土散文“未来性”的向往。毋庸讳言，读者和作家对乡土书写都似乎有某种不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过分流连看似可靠的过往，而没有能从传统的田园意境走向更具体和广阔的土地。田园并非是乡土的全部，它更可能是一种基于文人和纸本的意境。我们总是觉得城乡之间有某种不安，实在只是表达者的私人情绪，而非城乡关系的真实状况。乡土与现在以及未来的关系，特别是形成共生和互相安慰的城乡关系作为一种事实，才应该更被关注和书写。今天，我们再读鲁迅先生的《故乡》，其中所写的经典场景与物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可呈现于纸上的风景、情绪和问题，时下看来依然有效，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期待被呈现的“未来感”。乡土散文应该写出一种新的意境和趋势，这可能对我们的生活以及生产也大有裨益。

我们身在城乡之间的处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书写也依赖于眼下庞大而生动的现场。正因为这些事实，我们脚下的土地才可靠，我们也才可能在无边的城乡之间，为一片落叶、某条河流或者几朵闲云安心书写。这是关于离乡自许深刻的表达，也是离乡者笃定深情的自白，也应该会给城市里面对忙碌的瞻顾以及失落的望乡提供一些基于事实的安慰——我们应该相信万家灯火真实可靠且充满诗意。

我的家乡在少陵原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包产到户，各家各户的生产积极性都很高。小满过后，麦子上色了，家家户户就开始为麦收做准备。一大早，太阳还没升起来，姥爷和父亲已经把那三分地的油菜地收拾平整了，姥爷给地里均匀地撒上从厨房的灶膛里掏出来的草木灰，我和父亲拉着用水泥制作的碌碡把松软湿润的泥土压实压光，这就是家里麦收时节的麦场了。等太阳越过了东面那片柿子林的树梢时，平坦光滑的麦场已经成型了。为了防止麦场被太阳暴晒开裂，姥爷和父亲又会把堆在地头的油菜秆平整地铺在麦场里，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能晾晒油菜，又能保护麦场。

“六一”过后，学校就放暑假了，当“算黄算割”的叫声不厌其烦地响彻天际时，家家户户就陆陆续续地开始了麦收工作。

麦子割完捆好以后，是要连夜拉回麦场的，这时候家里的架子车就派上了用场。麦个子被一个个头对头一层层平铺在架子车上，直到姥爷和父亲踮着脚都够不着时，几十个麦个子在架子车上堆成了小山包。这时，姥爷和父亲用粗糙的双手把麻绳紧紧地拴在架子车的车轱辘上，一车麦个子总算装好了。父亲在前边拉，姥爷在后边推，从松软的地里拉到田间小路都会让人精疲力尽。

麦个子被一车一车拉回场里，母亲的任务是把麦个子一个个麦穗朝上排列整齐，让第二天的阳光再次暴晒。这个时候，麦场成了我和姐玩耍的天堂，我俩一会儿钻进麦个子堆里捉迷藏，一会儿在麦个子堆里翻跟头，或者围坐在母亲身边吹着夜风，望着月亮听母亲讲牛郎织女的故事。

地里的麦子终于割完了，麦个子也被姥爷和父亲堆成一个个方方正正的麦垛子，后面还有更多的任务等着去完成。

六月骄阳似火，夏忙工作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大早，麦垛子已经被拆散了，一个个麦个子被父亲和姥爷整整齐齐地矗立在麦场上，等着炙热阳光的检阅。被阳光暴晒几个小时后，母亲就开始“摊场”了。麦捆被一个一个解开，麦穗朝着同一个方向

又是一年麦收时

○ 崔林涛

平铺在麦场上，一层压着一层，直至铺满整个麦场，姥爷把这种方法叫摊整场。当摊完场时，汗水早已湿透了家人们的衣衫，这时母亲回家做饭了，父亲和姥爷才可以坐在麦场旁边的柿子树下休息片刻。收场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完成了，打仗一样的节奏可以暂缓一下了，姥爷和父亲可以在树荫下的凉席上眯一会儿了……

麦场旁边是一片柿树林，浓密苍翠的枝叶像大伞一样将阴凉投射在树下，柿子已经有拇指尖大小了，一阵风吹过，一些小柿子簌簌地落在了地上，有的掉落在姥爷和父亲的身上。

姥爷一激灵起来了，“起风了，能扬场了！”父亲随后也站了起来，他们一人一把木锨，向麦场中间的麦糠堆走去。

父亲用木锨挑起半锨麦糠扬到了空中，麦糠顺风飘落，沉甸甸的麦粒掉落在场里……姥爷判断好了风向，和父亲分别站在麦糠堆的两端，用木锨把麦糠抛向了高高的空中……麦糠像风中的雪花，飞舞着被风吹向了一边，麦粒由于重力落在了麦场中间。风大了，姥爷和父亲的速度和频率就加快，风小了，他们的速度就慢下来，在和风的较量中，一堆颗粒饱满的麦子在麦场中间呈现了出来。这时，父亲把风吹走的麦糠收集在麦场的角落，然后又开始了第二遍扬场。

当母亲和姐姐将午饭——凉面送到麦场时，麦场中间已是一大堆散发着麦香味的麦子了。一家人吃着爽口美味的凉面，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太阳西坠，当夕阳把柿子树的身影拉长，覆盖了整个麦场时，麦场中间的麦堆已变成一袋袋麦子了。我和姐姐争着抢着数袋子的个数，姥爷和父亲用架子车把麦子拉回家，整整齐齐地堆在堂屋的正中间。

日薄西山，晚霞映红了西天，麦场里安静下来。坐在麦场中间的凉席上，母亲又给我和姐姐讲起了故事。姥爷和父亲又在忙活了，他们用木叉和竹竿把麦秸垛修整得方方正正、规规矩矩……辛劳的一天就这样在汗水中结束了，明天同样的劳作还得继续……

妹来电话说，地里种的花生、玉米苗出得好，她都打药除草了。

1982年，国家推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生产队按土质贫瘠薄，平地、山地、沟畔、果园划分了4个等级地，每户按人口抓阡。我家抓到的地很零散，相互隔得远。母亲虽怨父亲抓得不好，心里还是高兴自己终于有土地了。他们坚信人勤地不懒。

土地刚到那年，我家穷得没耕地牲畜，没拉粪肥的车。每年立春一过，父亲、母亲早早就把窝了一冬的猪圈、鸡窝里的粪铲出来，装篮子，手提肩挑地送到地里，用土把粪埋成土堆。清明后谷雨前，再把埋的粪用铲子摊开，等风大再顺风扬到地里。待天暖地气上来，借人家牛或驴套犁铧翻地，把粪土再翻回土里，耙成一垅一垅的，等墒情好了，开耕播种。

天早就挑水种地；出苗不齐，缺苗补种都是活。

东北的春天，没有春风拂面，风大风硬。站在风里，没有点重量就飘了。

东北风里，孔雀的屏都不用它自己开。

那时父母年轻，身体好，起早贪黑地干，忙活到秋，好粮送乡交公，留够一家人一年口粮，多余的粮拿到集市卖钱，除了供我们三姐弟读书，其余够一年生活开销，过年能做件新衣服是很幸福的了。

父母手头慢慢有盈余后，家里买了种地的牲口、拉秋的车，还翻盖了房子。我家是十里八乡第一个盖起“北京平房”的。父母靠党的好政策，勤劳致富，改变了我们家的生活。

农村学校有农忙假。母亲最不喜欢放假，她说我从小就是个哭唠唠。放假就带雨，到地里干活，刚一犁地，天就下雨！害得种地不成！天生就没干活的命！而父亲总为我开脱，说母亲说的是混话，咱闺女还能管了天的事儿！看着那云厚得都快滴下水来，母亲非得来种地。

父母在那儿争嘴气，母亲生性要



西安古城墙（5）

○ 墨耘

在时代的辉照里，垛口也是从现代回眸传统的一扇重要“窗口”。而我们每个人，站在墙头，用眼睛，用手机，用自己的生平阅历去框取一片风景、一段故事时，我们不成也成了这窗口风景的一部分？我们观看，我们也被观看。那些坚实的城砖，因无数的

目光，而被赋予了流动的、崭新的意义。它不再仅仅是防御的工事，更成了一个供人停泊、眺望、沉思的庞大载体。

继续逆时针方向绕小半圈，就到了北边城墙一个特殊所在，从此处向北望去，一座仿唐宫殿式建筑上安放两个红色大字“西安”，这便是西安站的城墙。和其他地方的城墙不一样，这里是中空的，颇像城墙的“伤口”。这种特殊的结构，饱含着时代的沧桑巨变。

天高地厚父母情

○ 小杰

强，干啥不喜欢落后。种地，更是要抢先的。看到自家地里绿油油的苗早早出来，她心欢喜。我懂母亲。父亲是个慢脾气，凡事留一线，走着看。

父母的性格天壤之别，却一锅搅马勺，吵了一辈子，闹了一辈子，终究还是不离不弃过了一辈子。

母亲先父亲而去时，父亲还未觉得孤单，抽烟喝酒有了极大的自由。欢快了一段时日，我就明显感觉到了他的落寞。每天给父亲三五次地打电话视频，父亲和我说的碎碎小事都是有关母亲的。父亲下楼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总是自己坐在房子里，看电视，抽烟喝小酒。弟弟、妹妹不放心他，想陪他，他都不准打扰他。

母亲离去两年零二十一天，父亲

去陪伴她了。

对门阿姨说父亲早早起来买菜做饭，把楼梯口收拾得干干净净，常见他自己喝着小酒，哼着曲儿。阿姨学的调调儿，一听就是母亲爱唱的曲儿。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带回了父亲写的厚厚的几本日记。翻开的纸页里，好多字都在泪光的痕迹里模糊不清，父亲定是边写边落泪。父亲写着，想母亲，想我们姐弟三个，父亲写我的爷爷奶奶，写他的读书时代，写他和母亲相识、订婚、结婚，写养育我们姐弟三个的辛苦奔波。日记的结尾都标注着日期、时间，夜半人静时父亲下笔最多，截止也最多。父亲自己一个人写着写着就落泪了，他哭了多久呢？父亲的笔下是和他在二十岁就结婚生育子女，一天天和从早忙到晚，深夜里为五口人缝缝补补、纳鞋底，劳作在前吃在后，和他到处奔波，没享过福的妻；父亲的

这伤口的缘起，要追溯到90年前。1934年，陇海铁路的汽笛第一次惊醒了古城的长梦。为连接崭新的火车站与古城城区，坚厚的城墙被凿开了一个缺口。真正的剧变发生在1952年，为扩建站前广场，那道门洞连同城墙被彻底拆除。于是，一道长达500余米的巨大缺口，赫然出现在连绵的城垣上。这不再是门，而是一个彻底的“敞口”。从此，城墙在这里断了，像一条巨龙被生生斩断。在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了城市肌体上一道触目的空白，是奔腾向前的时代列车与沉默厚重的历史城墙之间，一道沉痛的裂隙。

笔下是我的啼哭，给予了他一个年轻男人变成父亲的喜悦；是弟弟、妹妹相继到来的生存压力；父亲笔下是每年春播种地，买种子、化肥，苗出得好坏，雨水多少，收成如何的记录，父亲是个心细的人。

父母去了，家里地妹妹在种。想着小时候暑假跟着父母天不亮就去地里拔草，一裤脚子的露水，在地里趟来趟去，草命强硬得很！一个暑假，草拔了一茬又一茬，春风不吹，生得也欢实，前仆后继。

苗越长越壮，草也不示弱，拔累了，就躲过父母的视线在地里偷懒，眼睛四处逡巡着“甜甜秧”，三四十厘米高的秧上结满了一嘟噜一嘟噜小小圆圆的紫色果果，吃起来甜甜的。现在想来，这些小苗得以开花结果，定是父母拔草时特意留下的吧！一点甜，都足以让人回味无穷。

记忆里总在寻找的某种味道，那藏在味蕾深处、时常想念的味道，总是养育我们的那片土地和心底思念的人。